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卯帝親幸太廟行禮畢御殿宴近侍及宗室子弟

宋紀九十七

起柔兆敦牂七月盡己未  
開協洽四月凡十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耶等之

禁 宋昭先以上書諫攻遼貶連州庚午詔赴都 乙

亥蔡京移儋州安置攸移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

安置 甲申蔡京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子孫二十三人

分竄遠地者遇赦不許量移京天資險譎舞智以御人

主在人主前左狙右伺專爲固位之計終始持一說謂

當越拘繫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奉道君雖富貴之亦陰知其姦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屢仆嘗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慶夫鄭居中王黼之屬迭居台司以梃之京每聞將罷遑輒入宮求見叩頭所哀無廉恥燕山之役起攸實枉行京送之以詩陽爲不可之言冀事之不成得以自解暮年卽家爲府干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奴以得美官者踵相躡網紀法度一切爲虛文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梃結盤固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爲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多以不正典刑爲恨云 丁亥令侍從官改修宣仁聖烈皇后

謫史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兩首赴闕貫  
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禿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  
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  
且陷以它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頤下生鬚十數  
皮骨勁如鐵不類閭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  
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曰聞寵嬖翕赫庭戶雜  
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  
足償責 初趙良嗣以御史胡舜陟論其罪已竄柳州  
至是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卽所至梟其首徙妻子  
於萬安軍 壬辰侍御史李光遠坐言事貶監當 金

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帝與耶律伊都舊作金蠟書自

陳先是仲恭來索所許金帛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見

畱乃紿館伴邢倂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眾

貳於金人宜結之使南向宗翰宗望可襲而取也徐處

仁吳敏以伊都仲恭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

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

至是仲恭以書獻宗望以問金主大怒復議南伐矣發

靖康要盟錄載靖康元年四月因金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管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于澶淵百有餘年邊境安妥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稱兵朔方拘虜天祚在中國義當與師以拯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

以金總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於廟祔委棄弗遵人神  
怨罔致金人之彌暴似授過境達於都城則惟此之故  
道君太上皇帝漢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卽大位惟  
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與念無時  
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  
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旣定未有以達而使  
人蕭仲恭趙倫等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  
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者哲眾望之所屬無如金  
者適諸至意良用歡懷宗社之英今天人所相爲立繼有  
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  
南招討太師之助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  
勢竭力擁衛何有不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  
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回奏面道委曲天時蒸  
染夏冀保緩案伊都仕遼爲金吾衛將軍降金後天會  
三年爲元帥右都監書中所稱蓋兼舉兩國之官也蕭  
仲恭以蠟書自陳見金史本紀及宗翰宗望及仲恭事  
蹟竝同而沈良靖康遺錄作以書授蕭慶繫年要錄作  
宰相徐處仁以蠟書授修職郎王倫疑皆傳聞之譌靖  
康遺錄又云蕭慶來催金帛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  
封其戶傳食以進凡數日今以當日情事覈之宋人畏

懼金人何至折辱其使人如此續通鑑又謂以肅王

不歸欲畱其使人蕭仲恭皆不足信也今從金史

八月甲午朔錄陳瓘後李綱畱河陽十餘日練士卒

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  
降詔罷滅所起兵綱上疏言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  
法敕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  
復應者矣疏奏不報趨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  
劉鞫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  
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竝進時  
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

度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  
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與敵  
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  
洛索軍於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  
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  
河南奔州縣皆空 丙申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  
弊且言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  
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欲合  
眾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以



師道代之 庚子以彗星避殿減膳令從官具民間疾苦以聞 金人既得蕭仲恭所上蠟書會麟府帥折可求又言西遼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西遼由河東之麟府亦爲宗翰所得復以聞於是決計南伐丁未以宗翰爲左副元帥宗望爲右副元帥仍分兩道宗翰發雲中宗望發保州 戊申錄張庭堅後 戊午許翰罷知亳州己未徐處仁罷知東平府吳敏罷知揚州以唐恪爲少宰兼中書侍郎何桌爲中書侍郎禮部尙書陳過庭爲尙書右丞開封府尹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時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

議不合翰先罷處仁又與敵爭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  
敵而南仲與恪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  
論之於是俱罷初敵以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衡州召知  
開封不數月拜同知樞密人謝卽陳扞禦之策曰三關  
四鎮國家藩籬也間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  
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  
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  
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矣臣願激合義之士設  
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  
以便宐行事未幾言者論敵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宗  
望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宗翰則不言金銀專論三鎮  
庚申乃遣王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是日福州軍  
亂殺知州柳庭俊九月丙寅金人破太原府時宗翰  
乘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破孝純被執既  
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杲死之杲與孝純同守太原宗  
翰屢遣人招諭不從至是併力攻城列礮三十座凡舉  
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礮無不  
壞者杲乃先設虛棚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  
壞卽時復成宗翰又爲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

輪上安巨木狀似屋形以生牛皮纏上裹以鐵葉人在  
其內推而行之節次以續凡五十餘輛皆運土木柴薪  
于其中其填濠先用大枝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  
上增覆如初稟預穿壁爲竅致火鞬在內俟其薪多卽  
放燈於水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旣漸盛令人鼓  
鞬其燄亙天焚之立盡宗翰又爲車如鵝形下亦用車  
輪冠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稟于城中設跳  
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被鵝車  
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不能進然  
人眾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

實糠粃草菱以充腹既而人相食城破稟猶率羸卒巷戰突圍出金兵追之急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閤門祇候荀殉之通判王逸自焚死轉運判官

王嵒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

嵒字靖康小雅以王

死張滙節要以為稟欲出西門而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左右勸稟降稟歎曰稟豈惜死負朝廷哉遂自盡趙姓之遺史云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匹練繫之於背縋城投繯而死皆傳聞之異也今從靖康小雅又宋史本紀作通判方岌死之而靖康小錄以為通判王逸登閣縱火而死今從小錄

太原既破知磁州宗澤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勇為固守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也帝嘉之初

澤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  
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  
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一縣獲免 己巳金  
復以南京爲平州 壬申臣僚言蔡攸之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不竄之海  
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安軍行至嶺外帝遣  
使以手劄隨所至賜死并誅其弟脩及朱勔 乙亥詔  
編修敕令所取靖康以前蔡京所乞御筆手詔參祖宗  
法及今所行者刪修成書 丁丑以禮部尙書王寓爲  
尙書左丞 戊寅命李綱出知揚州中書舍人胡安國

初爲太學博士足不及權門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  
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三人乃范純仁鄒浩之  
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爲相始得復官帝卽  
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  
要又言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  
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  
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制  
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語甚剴切日昃始  
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譖于帝帝不荅許翰入見  
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

不受其寵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少遂除  
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綱遂出  
守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  
爲綱游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  
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  
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  
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  
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壬  
午梟童貫首於都市 甲申日有兩珥背氣 丙戌建  
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



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  
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 罷知揚州李綱提舉洞霄  
宮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  
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諸軍勿前辛  
卯遣給事中黃鶚由海道使金議和 是月夏人陷西  
安州 冬十月癸巳朔御殿復膳 貶李綱爲保靜軍  
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 丁酉有流星如杯金人破眞  
定府知府李邈兵馬都鈐轄劉翊死之种師道及金宗  
望戰於井陘敗績宗望遂入天威軍攻眞定翊率眾晝  
夜搏戰久之城破翊巷戰麾下稍亡翊顧其弟曰我大

將也可受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初聞敵  
至閒道走蠟書上聞三十四奏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  
守相持四旬既破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宗望脅之  
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然燕山府  
欲以邀知滄州笑而不荅後命之易服邀憤大罵金人  
撾其口猶吮血喫之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  
南面再拜端坐受戮後謚忠壯宗望破宋种師閔于非  
徑取天威軍克真定殺其守李邈今從宋戊戌金使  
史作十月丁酉師道作師閔蓋傳聞之誤  
楊天吉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  
人家屬命王時雍曹暉館之時雍議以三鎮所入歲幣

并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  
日久欲厚犒之天吉泐頗頌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匹  
以行 時旣遣使講和金人陽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  
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滑  
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羣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  
城疏入不省金人破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  
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  
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日有赤青  
黃戴氣 金人攻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  
巷戰不克乃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門死者

八人兵馬都監賈亶亦死之 金人攻平定軍 辛丑

下哀痛詔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

事 壬寅天寧節率羣臣詣龍德宮上壽 甲辰詔用

蔡京王黼童貫所薦人 丙午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

三鎮召种師道還師道行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

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故召還之

丁未以禮部尚書馮澥知樞密院事 庚戌以范訥爲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代种師道也 遼故將小呼魯舊作

小胡鞬今改 攻破麟州知建寧砦楊震死之 王雲遣使臣

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但索五輅冠

冕及土尊號等事且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壬子詔太  
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構使宗望軍尙書左丞  
王寓副之寓辭以馮解行知東上閣門事高世則充參  
議官尋貶寓爲單州團練副使 乙卯雨木冰 丙辰  
金人入平陽府初汾州旣破議者謂汾之南有回牛嶺  
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守朝議又遣劉琬統眾  
駐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  
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  
我戰乎金人領銳師攻嶺于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  
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柰何徘徊未敢進俄而

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破官吏皆  
縋城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破 庚申日有兩珥  
及背氣侍御史胡舜陟請援中山不省 辛酉檢校少  
傅鎮洮軍節度使种師道卒 十一月甲子康王構入  
辭帝賜以玉帶撫慰甚厚王出城北權畱定林院候冠  
服禮物成而行 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  
判杜翊世死之初經略使席貢牒銓知懷德軍銓奉檄  
卽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亙數十里而圍之  
銓晝夜修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  
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爲三

匡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  
火其室舉家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爲  
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  
顧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不貸汝遂遇害 籍譚稹家

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卻王遂不行戊  
辰王雲至白金軍言事勢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  
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罷馮澥爲太子賓客已  
已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  
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財等  
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

宗尹言最切至伏地流涕乞予以紓禍已而黃門持  
宗尹章疏示眾曰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  
自宗翰軍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何桌初主不與及退  
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  
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  
建議清野尋召孫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庚午詔河  
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辛未有  
流星如杯 壬申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宗翰  
自太原趨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癸酉至河外宣  
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時僉書樞密院



事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敵發數十騎來覘回報

其帥曰南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洛索

舊作婁室

今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

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眾以爲然黎

明河上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甲戌金兵悉渡知河陽

燕英西道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鄆州竝降于金

宗望屯兵慶源城下欲爲攻城之計宣撫范訥統兵五

萬守滑濬以扞之宗望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渡趨大

名王雲固請康王往使乙亥命雲副康王構再使宗

望軍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主爲皇伯

上尊號曰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

武光聖皇帝

（發異）續通鑑作尊金主爲皇叔據金史則當時用伯姪禮也繫年要錄亦作皇伯并

上十八字尊號今從之

丙子王及之同金使王汭來言軍已至

西京不復請三鎮直欲盡河爲界陞對殊不遜有姦臣

輔闇主之語上下洵懼卽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

旣書敕何桌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盡河之命何

也桌不肯書因請罷是日金人由汜水關渡河京西堤

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潰京師

間之士門清野詔百官疾速上城遣馮澥李若水使宗

翰軍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閒

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  
有死爾敢言邊者斬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  
申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丁丑何桌罷爲開  
封尹以尙書左丞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兵部尙書孫傳  
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  
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  
以生擒金二帥而靖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九  
人朝廷淡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  
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淳惰旬日  
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

第

乃止傳與何果尤尊信之或謂傳曰

自古未嘗以此成功者止或聽之姑少待以兵候有尺  
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然曰京  
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它  
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力  
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  
危之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精出城雲白王  
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令人使雲  
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  
答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順益焚香乞起兵拒敵

不宜北去 戊寅進龍德宮姬姜氏爲貴妃康王構  
爲安國安武軍節度使 是日康王構發長垣至滑州  
庚辰至相州壬午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金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  
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  
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王次磁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  
百姓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細  
也王出廟行人譟執雲殺之時宗望軍濟河游奕日至  
磁城下蹤迹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  
相躬服橐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令韓公裔訪得間道

潛師夜發磁人無一知者遲明至相勞伯彥曰它日見

上當首以京兆薦由是受知是役也議者以爲雲不死

王必無復還之理

致異汪伯彥建炎中興日紀宗澤舊與王雲有隙及是磁人以細作誣雲

澤略不彈壓遂遇害延禧中興記與伯彥所記略同

蓋當時忌宗澤爲此誣善之詞也據東都事略雲之死由於澤明矣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

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

撫鎮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聖治以見

王以爲承信郎金宗望遣楊天吉王汭等來議割地

欲以黃河爲界帝許之汭又請報使須親信大臣帝命

耿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

願效死帝爲揮淚太息而怒南仲昌固遣南仲使河北  
宗望軍昌使河北宗翰軍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  
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  
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眾殺昌抉其目而鬻  
之初南仲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戰守之備皆  
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  
欲執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  
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甲申以  
孫傅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曹輔僉書樞密院事一  
以京兆府路安撫使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

勤王兵入援 乙酉金宗望軍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初  
种師道聞真定太原皆破檄召西南兩道兵赴闕會師  
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議和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遂  
檄歸及金人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中唯七萬人  
于是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  
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姚友仲統之  
右軍屯上清宮從軍屯景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  
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閒行出關召兵并約  
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金邏兵所獲 丁亥大風  
發屋折木 僉書樞密院事李回罷 戊子金人攻通



津門范瓊出兵焚其寨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  
兵勤王至玉津園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以叔夜  
爲延康殿學士時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  
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  
今宜舉景德故事畱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  
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領開封府何杲入見  
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  
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及叔夜入對亦言  
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  
不荅 金宗望遣劉晏來要帝出盟 庚寅幸東壁勞

軍 詔三省長官名悉依元豐舊制以領開封府何鼎  
爲門下侍郎 閏月壬辰朔金人攻善利門統制姚友  
伸禦之 唐恪從帝巡城人欲擊之因求去罷爲中太  
一宮使以門下侍郎何鼎爲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巳京師苦寒用日者言偕士牛迎春 都人殺東  
壁統制官辛亢宗罷民乘城以代保甲 金宗翰軍自  
河陽來會至城下 甲午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  
領開封府 金人破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安國被圍  
扞禦不遺力鼎遣兵亦至相與其守力盡城乃破將官  
王美投濠死宗翰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

誰安國曰守臣霍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訐張謹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宗翰令引于東北鄉望其國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鵝車二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馮澥至自金軍時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等挾與俱還丙申幸宣化門帝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張叔夜數戰有功帝召見授資政

殿學士 東道總管胡直孺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  
州兵敗被執遂破拱州 丁酉赤氣亙天 金人初至  
卽力攻東壁劉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卽城下  
積草數百蒸之以警時有議置九牛礮者雖礮磨皆可  
施於東壁用之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金知東  
壁不可攻於是遇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  
河水遂涸 以馮澥爲尙書左丞 戊戌殿前副都指  
揮使王宗濬率牙兵千餘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  
旦死之 己亥詔毀曷嶽爲礮石金復於護龍河疊橋  
取道姚友仲選銳卒下城分布弩礮又於城上縛虛棚

士眾山立簫下如雨橋不能寸進乃棄去置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諸攻城之具 庚子張叔夜食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金人攻宣化門姚友仲禦之是日幸東壁金人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辛丑金人攻南壁殺傷相當 壬寅詔河北守臣盡起軍民倍道入援 癸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金人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餘人縋城出戰殺敵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金人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以飛火礮燔樓櫓將士嚴警備旋即繕治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罽推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挂之使不

得進近者以鉤矛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卻復用鵝車  
洞子攻北城軍士射以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  
焚敵礮架鵝車洞子及八分者白身授團練使餘以次  
授賞張叔夜間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瑗分麾下兵襲  
敵營欲燔其礮架遙見鐵騎軍士不克陳而奔自相蹈  
籍溺墮死者以千數 甲辰大雨雪 金人破亳州  
遣閒使召諸道兵勤王 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  
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丙午雨木冰 丁未  
始避正殿 戊申金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一時勤  
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唯衛士三萬然亦十失五六

因時令挑戰以示敵敵金人復來言不須帝出城請親王及何桌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宗翰以兵來逐王乃止于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已酉遣馮濟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誨使金軍請和既至宗翰卽遣還不與一語 命康王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

發具宋史

本紀作天下兵馬大元帥東都事略作兵馬大元帥今從要錄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

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桌以爲然密草詔稟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大元帥陳遘爲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使盡河北兵

述入衛辟官行事竝從便安仔先至相於頂髮中出詔  
土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辛亥金人復遣使來議和要  
親王出盟 壬子復遣曹輔馮解及仲溫士誦使金營  
癸丑仲溫士誦還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桌至軍前 金  
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  
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數  
尺連日夜不止 乙卯金人復使劉晏來趣親王宰相  
出盟 何桌屢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曰非至危急  
吾師不出丙辰大風雪京乃令守禦者悉下城毋得竊  
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軍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



人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走墮死于護龍河城門急閉  
京向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眾南遁金人遂  
登城眾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入南薰諸門統制姚  
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  
所殺宦者黃經自赴火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  
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破帝慟哭曰朕  
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人都亭驛執金使劉晏  
般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  
士長蔣宣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  
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

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  
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  
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宜屈服曰尙書  
眞知軍情麾其徒還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  
議和還師乃止戊午遣桌及濟王栩使金軍以請成桌  
懼不敢行帝固遣之猶遲回良久不決李若水嫚罵曰  
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  
塞責桌不得已乃上馬而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北出  
朱雀門所執鞭三墮地旣至宗翰宗望曰自古有南卽  
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桌還言金

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  
卓喜和議成旣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自乙卯  
雪大作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於陰雲中有雪絲  
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己未遣何卓再往金軍詔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眾庶毋致驚疑庚申日  
赤如火無光辛酉車駕詣青城何卓陳過庭孫傳等  
從帝望齋宮門卽下馬步入一小位中人邀請乘馬  
入帝不聽與二帥相見宗翰以未得金主之命以好語  
相慰籍宗望唯唯而已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立泥

雪中以俟駕回 十二月壬戌朔帝畱青城宗翰遣蕭  
慶入城居尙書省朝廷動靜竝先關白 是日康王開  
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  
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  
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  
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出  
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  
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  
皆信之宗澤獨曰敵人狡譎是欲款吾師耳君父之望  
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洲以解京城之圍伯

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王從之 癸亥帝至自青城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金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金又索京城騾馬括得七千餘匹悉歸之 金主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陳歿于王事者厚恤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完顏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皆執其手以勞之宗翰等問勗所欲勗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丙寅遣

陳過庭折彥質往兩河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  
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  
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珣至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  
而失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  
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瀋州珣至瀋州城  
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  
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以焚死  
辛未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 乙亥康王如北京  
丙子尙書省火 庚辰雨雹 金主詔曰朕惟國家  
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工雖

備而祿秩未均方貢雖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桑 癸未大雪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初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以西制置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赴援至潁昌聞汴京陷襄蓋遁去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率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

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于  
秋鎭金將洛索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  
王倚孫昭遠等畱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初金太  
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  
而朝廷宰相自用本國官號金主初立移置中書樞密  
于平州復移置燕京及宗幹當國勸金主改女直舊制  
用漢官制度是歲始定官制立尙書省以天下諸司府  
寺詔諭中外

二年

金天會五年

春正月辛卯朔

致異李心傳繫年要錄於  
是歲首卽書建炎元年引

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  
十三年矣而孔子書元年春王三月爲例案心傳述中



興事迹既以建炎標書名自不應更列靖康之號且汴  
都之陷實耗去冬欽宗失地之君倫生辱國削其紀號  
亦足以垂戒後世但編年之史義取紀實一歲兩君而  
以後掩前雖溫公舊例後人頗有違言今依薛應旂續  
鑑之例四月以前仍屬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  
欽宗紀庶幾名實相應  
棚景王杞出賀金二帥二帥亦遣人入賀 高麗遣使  
如金賀正朔自後歲以爲常 壬辰金人復趣召康王  
遣中書舍人張澂齎詔以行以前此曹輔往迎不見王  
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金元帥宗翰宗望  
遣人奏捷并呈帝之降表 詔使出制兩河地民堅守  
不奉詔凡累月金人止得石州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  
降 乙未有大星出建星西南流入于濁漫 金知樞

密院事劉彥宗上表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聽 丁酉雨  
木冰 己亥陰曠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光如火  
庚子帝復詣青城時金人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帝  
以問蕭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帝有難色何與  
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  
與桌若水等往唐恪問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閤門  
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  
墮敵計桌不聽 辛丑帝畱青城鄆王楷何桌馮漸曹  
輔吳升莫儔孫覲譚世勛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餘竝  
令先歸初帝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金銀未足各竭其

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金人來索不已於是增侍郎官二十四員再相括又分遣搜掘賊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帝在青城舍於親王位俱張蕭然饋餉不繼金人持兵守閫維以鐵繩夜則然薪擊柝傳呼達旦羣臣相顧失色帝每對之流涕 乙巳籍梁師成家 丙午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 是日通奉大夫劉韜死于金營韜爲河東割地使金人令僕射韓正館之 僧舍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涉  
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書片紙  
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此予所以不敢偷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  
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  
徧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丁  
未大霧四塞金人下含輝門剽掠焚五岳觀副元帥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  
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會北道總管趙野兩河宣撫  
范訥知興仁府曾楨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

澤遂以孤軍進至衙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  
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  
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  
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  
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  
襲擊又敗之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  
而宗翰不遣丙寅金主詔廢帝及上皇爲庶人（致異）沈  
餘錄作二月六日宣金主詔卽丙寅也何烈靖康草史作丁卯誤蕭慶促帝易服從臣  
震懼不知所爲李若水獨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金人

曳之去若水大呼曰若輩不得無禮因加醜詆金人擊之破面氣結仆地良久乃蘇是夜金人塹南薰門令吳玠莫儔入城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先是宗翰欲留蕭慶守汴又有推劉彥宗者二人辭不敢當遂有別擇之議丁卯范瓊逼上皇及太后赴金營上皇曰若以我爲質得皇帝歸係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御佩刀付從臣乃御轎車出南薰門上皇頓足輿中曰事變矣呼取佩刀已被搜去宗望令其禮部侍郎劉思來易服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號哭瓊立斬數人以徇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皇子及後宮位號盡取入軍時肅王樞已

出質鄆王楷等九人先從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楫等九人及王貴妃喬貴妃韋賢妃諸後宮康王夫人邢氏與王夫人帝姬暨上皇十四孫皆出唯廣平郡王捷匿民間金人檄開封尹徐秉哲取之迄不免放異徐氏通鑑後編作鄆王楷從上皇出郊繫年要錄引欽宗實錄云上皇請青城鄆王楷以下三十餘人據北盟會編則鄆王楷先從欽宗出郊其從徽宗出者安康郡王據相國公挺瀛國公榘建郡王樸嘉國公倚溫國公棟儀國公桐昌國公柄潤國公樞九人皆皇子之未出閣者且徽宗之子亦無三十餘人實錄誤也靖康要盟錄載諸帝姬之名今不備舉是日孫傳率百僚申狀金二帥請立皇太子爲君金人不聽金人迫上皇令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警衛士

辛未遂擁皇后太子其車而出孫傳曰吾爲太子傳賞  
同生死遂以畱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至南薰門守  
門人不許傳遂宿門下以待命李若水在金營旬日罵  
不絕口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  
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水臨死無怖色副使  
相州觀察使王履亦死之

攷異宋史闕載王履事據繫年要錄云履抗敵不回卒與

若水俱死今補入又東都事略及宋史載若水臨歿楚詞云搔首問天今天不言忠臣就死兮死亦何憊據北盟會編楚詞乃履所作也若水臨死賦七律一章今附見忠愍集

是日畱守王時雍

召百官會議所立眾欲舉在軍前者一人左司員外郎  
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



字示之議遂定時不書議狀者唯孫傳張叔夜金人遂  
取二人往軍中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  
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 癸酉王時雍梅執  
禮召百官士庶僧道軍民集議推戴事時孫傳張叔夜  
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冝書乃先自書以率之  
百官亦隨以書御史馬仲獨奮曰吾曹職爲評臣豈容  
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  
以安四方檜不荅有頃仲稟就首以呈檜檜猶豫仲率  
同僚合詞立請檜不得已始書名仲遣人馳達金軍并  
諭張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傾危之罪吳并莫

傳持狀詣軍前明日齎金牒至言已據所由奏本國冊  
立張相爲皇帝詔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  
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處已  
下隨駕在軍前人并取家屬 庚辰康王如濟州時王  
有眾八萬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  
楊惟忠亦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  
千人入衛宗廟金人間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齎  
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  
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  
授豈可徒往王遂如濟州旣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

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之  
不然卽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  
者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  
萬五千兩衣緞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 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自殺時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恪  
旣書名仰藥而死 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殺戶部尙  
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梟  
其首乃下令曰梟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尙未足當縱  
兵自索旣而漢軍都統劉彥宗言於宗翰宗望曰蕭何  
入關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

經以歸皆令則也宗翰等頗納其言、丁亥知中山府

陳邁爲部將沙振所害帳下卒執振殺之攷異趙姓之遺史上皇至

中山呼邁與語提轄沙振殺邁自立案此是日建寧宮

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通直郎軍器監孟

忠厚家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徙惟后以廢得存攷異秀水

開居錄云淵聖爲度語與徐秉哲云趙氏註孟子可相度分付金人以后久廢故不復取案金取宗族皆據宮閭內侍所供名字后以廢處外宮故金人不爲指取非欲取而又止也欽宗授意秉哲使畱孟后語亦無所據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張邦昌

由南薰門入居尙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張邦

昌百官會于尙書省邦昌泣卽上馬至西府門伴爲惜

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關下入幕次  
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外步至  
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略曰咨爾張邦昌宜卽  
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捐  
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  
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勿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  
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  
傳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傳  
云如不蒙聽從卽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  
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

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兵東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執革脅以從逆革罵不絕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并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雍及吳升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大抵往來議事者升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邦昌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所行文書獨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

稱臣啟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  
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  
將誰赦邪乃但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庚  
子金人復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  
匿凡三千餘人悉令押赴軍前衣袂連屬而往濟王夫  
人曹氏避難它出捕而拘之櫃中昇以出城開封府捉  
事使臣竇鑒曰生爲大宋之臣何忍以大宋宗族交與  
敵人自縊而死乙巳張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且  
而議七事一乞不毀趙氏陵廟二乞免取金帛三乞存  
畱樓櫓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五乞五日

班師六乞以帝爲號稱大楚帝七乞偕金鉅犒賞皆許之又請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觀張徵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祕書省官亦從之唯何桌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人歸馮濟等且令權止梃括金帛

丁巳張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止者是日金帥宗望退師道君皇帝北遷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以牛車數百乘由滑州進發行皆生路無人迹至真定府乃入城

欽異錄餘錄南遷錄多不經之談蓋爲作也曹勛北狩見聞錄云徽宗皇



帝北狩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次顯肅皇后  
次厨傳及本殿一行內人乘牛車仗次諸王帝姬妃嬪閣分  
內人不隄次序計車八百六十餘輛過河經潯州城外  
敵騎約不攔百姓不許近前自過此州即行生路跋涉荒  
蕪旬日不見屋宇夜泊荆榛間風雨不息河泥滾滾  
脛牛車屢傷壞不容補死鬻其肉而去至暮下程以車  
前轅內向繞三四匝微宗居其中又斫枝梢繚爲鹿角持  
兵備外不容出入旋鑿井打柴分給造飯飯罷支給路  
糧微宗皇帝供破一芋栗一斗諸王帝姬及閣分或四  
位破一芋米計人日給二升皇太后及皇后別有館伴  
二人早暮必來瞻見至真定府方入城歇泊二日換牛  
乃行過此至中山府行稍緩日五六十里助所言得諸  
親歷當不誣又靖康遺錄云二帝之北狩也分爲四處  
上皇與景肅諸王爲一處上與燕越二王及太子爲一  
處大長帝姬從鄭皇后爲一處當日傳聞之異如此  
后爲一處諸駙馬別爲一處當日傳聞之異如此

午金兵下城盡逐南師分四壁屯守張邦昌詣金營  
服赭袍張紅繖所過起居竝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

秉哲吳升莫儔 夏四月庚申朔金帥宗翰遡師帝北  
遷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鄭州路進發凡法駕鹵簿皇后  
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  
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  
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  
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帝在軍中頂青氍毹乘馬  
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  
初金人將還議畱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畱一貝勒舊作李統  
董今改  
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至病則負罪亦淺

金人乃不畱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狩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遂不果 甲子張邦昌迎元祐皇后於私第入居延福宮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耶邦昌曰是言何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弗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

斥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以爲然乃迎元祐  
皇后入延福宮尊爲宋太后其冊文有曰尙念宋氏之  
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  
事識者有以規邦昌之意非眞爲趙氏也 郭京自都  
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陽有眾千餘屯  
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  
從會有自汴來者具說京欺罔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丙寅張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書於康王  
大略言臣封府庫以待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  
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

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 監察御史馬伸上書請張邦昌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且曰如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邦昌讀其書氣沮戊辰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旣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並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 元祐皇后遣尙書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尙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

命移檄諸道帥臣具言張邦昌恭順之意以未得至京  
已至者毋輒入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  
張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  
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次自僭位號至是凡三  
十三日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  
以狀申請王不許 甲戌太后手書告天下曰比以敵  
國興師都城失守褻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  
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  
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  
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

復之心未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  
何從緬維載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三百人  
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  
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  
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  
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  
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  
庶臻小愒漸底丕平 乙亥金人破陝州武經郎權知  
州事种廣死之統領軍馬劉遠戰死其屬朱弁孫旦悉  
遇害 丁丑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百官上表勸進康

儀張邦昌率百官稱賀改元大赦天下命西京畱守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及歿于王事者竝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竝循資臣僚因亂去官者隄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欠官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竝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竝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推賞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竝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略者令禁從監



司郡守阨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以黃潛善爲  
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是日元祐皇后東  
京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爲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爲  
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  
誣譏聖德可令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翁彥國  
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賜鈔鹽錢十萬緡使  
修江寧城及繕治宮室以備巡幸 寶文閣直學士趙  
子崧請對略謂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今熙河五路進築  
州軍堡寨不係緊要控扼去處竝宜罷功明諭夏人示  
以德意諸郡守戍之兵分屯陝西見在兵馬與河東北

之兵合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涇淵之閒一屯河中陝  
華之閒一屯青鄆之閒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萬一敵騎  
南渡則竝進渡入以擣燕山之虛焚舟渡河人自爲戰  
功未必不成也 壬辰詔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  
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  
堂參決大事以范訥爲京城畱守劉光世爲省視陵寢  
使耿延禧董耘高世則竝提舉萬壽觀畱行在延禧耘  
仍兼侍讀趙子崧爲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梁揚祖爲  
徽猷閣待制知揚州隨軍應副黃潛厚試戶部侍郎范  
致虛知京兆府充南道都總管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

爲北道副總管張漢充龍圖閣直學士知熙州直徽猷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王庶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 胡舜陟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開陝析爲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 癸酉遙尊章賢妃爲宣和皇后舊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特上尊號 立嘉

國夫人邢氏爲皇后

攷異趙姓之遺史上卽位欲立後宮潘氏爲皇后呂好問諫止乃以

爲賢妃案高宗念邢氏故久不立后恐遺史誤也今不取

門下侍郎耿南仲罷爲

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帝薄南仲爲人因其告

老故有是命

攷異耿延禧中與記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奏臣素拙遭遇皇帝竭盡愚直惟靖

康行遣蔡氏其徒實縣必不利臣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最痛心其次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傳直易耳人言毀譽何足信因泣下南仲誤國天下其知豈因行遣蔡氏被排之故今不取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功擬

得相帝恐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因與綱忤

直龍圖閣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

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楊維忠爲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翊戴功也黃潛善汪伯彥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孔彥威爲東平府兵馬鈐轄劉浩爲大名府兵馬鈐轄丁順爲滄州兵馬鈐轄秉義郎王善爲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于河北乙未恭謝鴻慶宮帝大慟羣臣皆哭先是太常卿劉觀在園城中與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累朝寶冊悉埋之太廟至是觀導駕因隙其事帝嘉歎久之以五月二十一日爲天申節

尚書右丞馮澥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李回知洪  
州呂好問守尚書右丞好問薨元祐太后手書來賀帝  
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有是命 王時雍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言者論時雍畱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  
之殆盡及取其壻太學博士熊彥詩則設計爲免自以  
身兼將相請用二府讎蓋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爲  
名有何面目復居都堂遂有是命自是受僞命諸臣稍  
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竝令太史局依經奉聞  
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至太平州聞帝登極上時  
事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又言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惟其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在哲人君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克體此道願

下以為法金宗翰既班師留諸帥分守河東北

戶尼楚赫

舊作鉅木可今改

屯太原洛索

舊作婁室今改

屯河中

統素赫

舊作詔公今改

屯真定蒙克

舊作蒙哥今改

進據磁相渤海

戶大

舊作撻不嘉野今改

圍河間是日命龍神衛四廂

馬忠沂州觀察使張煥將所部合萬人自

趨河間以襲之 丙申呂好問兼門下侍郎 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爲大名尹北道  
都總管初南都之圍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  
長子直祕閣庚處仁感疾至是力疾入見而行 簽書  
樞密院事曹輔卒時前執政皆免輔獨畱始至南都首  
陳五事一日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拔人才以待駕馭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  
行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五曰裂近邇之地爲數節鎮以  
謹秋防帝嘉納未幾以病卒諡忠達 丁酉黃潛善兼  
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初制殿前



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懈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因所部爲五軍以王淵爲都統制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爲統制官又命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致異建炎置御營司史不載其本末中興小紀略書其事乃係元年七月並命

二相時又云除劉光世爲都統制並誤也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今據馬伸疏

詔翟興團結

義兵保護祖宗陵寢 遣統制官薛廣以三千人出內

黃張瓊以二千人出開德共復磁州 邵溥爲京城副

畱守 王時雍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

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吳玠自陳國家禍變

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莫儔自陳久畱敵營備遭困辱乞置散地詔以述古

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戊戌詔贈李若水觀文

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 以路允

迪耿延禧爲京城撫諭使王倫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

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爲修武郎副之又以傅雱假

工部侍郎充通和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倫家貧無行以任俠往來京洛閒京城破淵聖御宣德門都人喧呼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帝解所佩夏國寶劔賜之倫曰臣未有官豈能服眾帝亟取片紙書王倫除兵部侍郎倫與惡少數人傳旨撫定

致異揮塵錄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第倫

直造拜帝于堂下自言願隨相公一入禁中士美辭以退閒會有旨令前宰相赴殿庭議事不得已攜之入倫自陳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宣和中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直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既急臣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尊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翼日言已得豪俠萬餘悉願効死時宰相何文鎮已主和議兼以正道狂生恐滋它變請誅之賴孫仲益得聞出都正道倫字也攻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

鄧州尋持餘服方城圍時未嘗召前宰議事明清蓋誤  
今據趙姓之遺史中與姓氏錄及倫本傳又賜劍事它  
書無之攷王鈺有爲倫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敵國  
作御劍銘或有其事也問二聖起居旣而議改雩爲祈請使閣門宣贊舍人馬  
識遠爲副而倫弁哲不遭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  
康誓書畫河爲界始敵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乃  
命刑部不得贍赦文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乙  
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 己亥詔  
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  
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僇工若羣  
臣狃以故習導諛諱過大臣蔽賢所主非實臺諫糾慝

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時諸道勤王兵皆至  
行在陝西將官王德初隸劉光世爲右軍將官德有威  
名號王夜叉 以胡蠡爲高麗國信使黃越副之 李  
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旣作亂會經制司屬官鮑貽  
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直徽猷閣方  
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殺掠如故知溧陽  
縣楊邦乂亦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  
始受節制然猶桀驁欲乘閒逃去綱次江寧與江南東  
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于轉運  
司執德與其徒輩旺槃于市誅黨四十餘人而令提舉

常平王枋統其餘兵旋改鮑貽遜宣教郎楊邦乂就陞  
通判江寧府 庚子詔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  
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州崇信軍節度副使  
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祕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  
州責授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稅惠州中大夫  
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  
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  
竝安置 壬寅封後宮潘氏帝在康邸宣和皇后爲納  
之有寵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得留至是封賢妃以梁  
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

攷異李心傳曰趙姓之遺史靖  
康初軍事才興宣和皇后使一

小鬟背負被襖步行出內欲歸韋家過潘氏門永思妻  
號郡君適在門側請入遊風露宣和皇后遂造其家徐  
言是康王之母韋氏郡君謹奉之出潘氏侍左右宣和  
皇后知潘氏笄而未嫁因求歸康邸上出使河北時潘  
氏已妊復因無名位不在北行之數攷靖康元年正月  
金數攻京城是時道君雖夜出門城中未亂宣和皇后  
不應徒步出宮若城破道君徒步入宮時上出使已久  
又妃非永思女其父永壽直翰林醫局紹興十四年三  
月十一日贈太子少師

日歷有制詞姓之並誤

江淮發運使梁揚祖與工部

員外郎楊淵同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置司眞州時  
東北道榷鹽策不通揚祖奏眞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  
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毋  
得移用故有是命 以開封尹徐秉哲充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崧言京城人士籍籍謂王時

雍徐秉哲吳升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  
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官公取  
嬪御捕繫宗室盜竊禁中財物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  
十人皆日夕締謀冀以久假至僭號時思獻赦文直用  
濮安懿王廟諱邦昌皇恐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  
如畏天之威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爲  
萬世人臣之戒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度太和嶺至  
雲中畱十餘日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問起居者至代州  
惟滕茂實迎謁于道茂實以靖康初出使時兄綬通判  
代州已先降宗翰素重茂實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



弟華實同居茂實聞淵聖將至卽自爲哀詞篆宋工部  
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黃旛裹之授其友董銳翼  
日淵聖及郊具冠幘號哭迎拜宗翰逼令易服茂實力  
拒不從竝請侍舊主俱行不許時茂實詣敵營上書遂  
畱下或傳其爲尼瑪哈內癸卯詔以二聖未還罷天

相與宋史不同今不取

申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姚平仲  
再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劫寨不利  
傳者以爲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忠州刺史帝思其才命  
所在訪之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乙巳詔諸路勤王  
兵還營令所在人賜錢三千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張叔夜卒初叔夜北遷道中惟飲湯水至白溝

李心傳云叔夜從淵聖在尼瑪哈軍中自鄭州而比尼瑪哈東軍不知何以至白溝今仍從東都事略書之

御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而起仰天大呼翼日扼吭死年

六十三遙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又何鼎至金國

不食死

攷異繫年要錄云諸書言鼎在金國謀奉淵聖歸道亡歸事泄金人纏以油布焚之今從實錄

孫傳北遷不知所終 丙午詔覃恩進秩惟侍從及宗

室南班官給告餘竝尚書省出敕 知同州唐重上疏

言今急務有三大患有五急務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

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再欲

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掎角以緩敵勢所謂大

計也

患者法令滋彰而官吏因緣爲姦朝綱委靡而士夫相習誕謾軍政敗壞而將兵奔潰國用旣竭而利源又失民心已離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于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帥之臣擇循良之吏天下大計無出于此 金人破河中府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攷異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河中之破在此月乙巳攷張鈞續中興義錄在五月十七日丙午蓋據川陝宣撫司案牘今從之初金人攻河中守臣溫益遁范致虛遣仲連節制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力戰而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城破不屈洛索使擊殺之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改異呂中大事記吾觀元年金之內侵三道也不惟監  
帥府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穎川  
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績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不  
試大名府之郭承漢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隸晉寧  
軍之徐微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閱桑景詢曹謂郭中孝  
皆死于義雖以通判如郭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  
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皎楊彭年亦  
死于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數人耳彼所以固守者以  
朝廷不棄地而有援兵也比元年卽位赦書刑部指揮  
已不謄報于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坐使  
義士忠臣守孤城以待盡愴哉 丁未路允迪守吏部尚書王襄領開

封府職事 詔文武臣僚非篤疾廢疾毋得陳乞致仕

以士大夫避事求退者眾也 是日道君皇帝次燕山

府館于延壽寺改異竊憤錄載上皇事殊不足信趙子

山二太子邀看剪柳子打毬領飲宴至暮次日于延壽寺駐蹕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道君聖眷打毬

賁資台直監 卷九十八 上

宴會太子捧卮跪勸上皇以烏凌噶色呼美有迎奉勞

道君鄭后今附見遺以後宮曹氏曹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時司

馬朴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朴私遣持詣上皇

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 庚戌宗澤充龍圖閣學

士知襄陽府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直祕閣

知漢州姚鵬陞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

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

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紳

道君皇后父也未幾薨諡熹靖

攷異大金弔伐錄從行官有鄭紳據靖康餘錄

正月廿七日上皇乘輜至尼瑪哈寨門著紫道服帶道

遙巾趨入至幕次坐良久上皇云老夫得罪當北遷但

帝姬下降者乞留荷大惠尼瑪哈不答有頃鄭皇后自  
外至云妾得罪合從上皇但妾家屬不與朝事故乞留  
許之神因是得  
歸常得其實  
壬子張邦昌以覃思遷太傅  
丙辰

張所爲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略云恭  
間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不知誰爲此謀者京師重城  
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閫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  
河東河北根本之地以臣計之實有五利奉宗廟保陵  
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  
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急于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  
陛下不爲臣知此時遷延別無長策不過緩急之際優  
于南渡不知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彊弱將相之賢不肖

而不在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大江亦不足恃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爲今之計允宜圖任將相協謀其力經營朔方鼓勵河北忠憤之人使人自爲戰則疆敵可摧土宇可保京師可以奠枕而都矣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諭畱之乃罷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叔敖棄城去孝忠入城肆焚掠盡驅彊壯爲軍 丁巳范致虛爲觀文殿大學士兩浙路提點刑獄季質試太常少卿質邦昌子壻間

僭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至是擢用之 戊  
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趙哲領達  
州刺史副之 邵興據解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  
將鶻眼屯安邑執其弟招之興不顧飲泣死戰大破金  
軍 是月管幹龍德宣贊舍人曹勛自燕中問道南還  
先是上皇至邢趙閒燕王侯以絕食歿于廣源殿以馬  
槽猶露雙足至真定過河十餘日上皇密語勛曰我夢  
四日竝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臣民肯推戴康王否  
翼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復卽真來救父母復  
諭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



念竝持章賢妃信令勛閒行南還邢夫人亦脫金環使  
內侍付勛曰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頻行復  
諭王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者違  
者不祥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先是范宗尹主議  
和乃言綱名浮于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  
不報會詔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畱昇潭兵于泗自詣  
南都途次顏岐遣人持劾副遺綱帝聞綱至趣召入見  
于內殿綱涕泣竝辭新命且言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  
知有金人言者謂臣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金人所  
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若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反可

爲相則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願乞身以歸田里  
帝曰朕知卿忠義靖康時嘗欲言于淵聖使遠人畏服  
非相卿不可綱頓首謝然猶未受命也 奉國軍節度  
使王宗濞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邵州安置坐首引衛  
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 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  
數百騎赴南都入對帝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  
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  
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  
命一議國是略謂今日竝主和議蓋以二聖播遷非和  
則速其禍不知漢高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爲羽所得

置之机上屢矣高祖之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之晉  
金人與契丹戰必割地厚賂講和旣和則又求釁以戰  
二十餘載卒滅契丹金又以此惑中國至于破都城墮  
宗祖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  
之而後已也爲今之計事務自守建藩鎮于要害之地  
置帥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  
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  
必不敢以深入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  
詞厚賂則不可止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三數年閒軍  
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仇

而雪振古所無之恥一議巡幸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昔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旣成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于太弱二則不置定都敵人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姦雄無所覬覦至汴梁宗廟社稷所在天下根本陛下卽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以修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一議赦令略謂惡逆不當赦罪廢不當盡復選人不當盡循資格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僞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一

議僭逆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  
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  
人之旣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  
之故事願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戒一議僞命略謂  
國家要大變士大夫屈邪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  
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一議戰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  
綱信賞必罰一議守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抗敵  
衝一議本政略謂朝廷之尊卑係于宰相之賢否唐至  
文宗可謂衰弱武宗得一李德裕而威令遂振德裕初  
相上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

中書武宗聽之故能削平僭僞號爲中興我朝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閹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  
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爲言以至法度廢弛馴致靖康  
之禍願陛下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監崇觀之失  
以刷靖康之恥一議責成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  
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議修德略謂  
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帝與  
潛善等謀之翼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僞命二章不  
下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仲湜爲開府儀同  
三司封嗣濮王金左副元帥宗翰還西京金主詔曰

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遂  
相堅守若卽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  
倘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于俘掠輒肆蕩毀者  
底于罰 辛酉名潛邸爲升陽宮以徐秉哲假資政殿  
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使秉哲不受命責授昭信  
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 壬戌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  
下情乃詔置檢鼓院于行宮便門外以達四方章奏  
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以岐嘗論李綱  
故也范宗尹亦求去乃詔爲徽猷閣待制知舒州徽猷  
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爲開封尹 詔宗室

銜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單  
銜奏事並不著姓至是趙子崧以表謝上黃潛善近旨  
劾之乃申明行下 癸亥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所過巡尉伴送仍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  
月具申尚書省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  
意議廢趙氏脅迫二聖出郊又受僞金爲執政實爲罪  
魁時徐秉哲已先竄于是移時雍高州吳玠永州莫儔  
全州並安置呂好問謂綱曰王業艱難正納汙含垢之  
時遂繩以峻法懼者眾矣綱不納 贈徽猷閣待制知  
懷州霍安國延康殿學士李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



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仗節死義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恤乃自安國及劉韜以下次第褒錄復詔諸路詢訪死節以聞初賊祝靖寇荆南安撫使鄧雍遁賊乘勢欲渡江知公安縣程千秋率邑人及廣西湖南勤王之兵在邑者禦之復遣人渡江焚舟毀棧殺賊甚眾李希忠繼至千秋沿江設備唐慤自鼎州復調本路弓弩手助之賊乃去時通判鄂州趙令裨後受令晟燕懿王元孫孝穆公世峽子部官兵戍武昌縣賊閻謹犯黃州其徒縱掠既去令裨渡江存

撫黃八德之白金河開城京西湖北諸州悉爲賊寇侵  
犯隨州陸德先復州趙振之郢州許舜舉與荆南德安  
皆失守獨知汝州徽猷閣待制趙子樸知襄陽府直徽  
猷閣黃叔敖知蔡州直祕閣李忠知漢陽軍朝議大  
夫李彥卿能守境捍賊至是綱言于帝奪雍龍圖閣  
直學士罷德先等三人仍奪其職遷子樸寶文閣直學  
士叔敖祕閣修撰孝忠進一官彥卿直祕閣千秋進二  
官通判荆南府而擢令梓直龍圖閣知黃州 甲子詔  
犒設行在將士撫循百姓蠲賦役改弊法招羣盜案賊  
吏綱又言靖康閒號開言路遇有議論鯁峭者輒加遠

竄其實所以塞之也帝乃詔靖康敢言之士有竄逐者

悉召還李綱以覃恩遷正奉大夫仍兼御營使時河

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爲朝廷固守致異綱奏議河東惟失太原忻

代澤潞汾晉七郡河北失真定懷衛瀋四郡李心傳云去冬尼瑪哈破威勝軍及絳州今春石州繼破不但十

一州也或此時綱猶未盡知耳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

軍政變士風裕賢才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

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中

尤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

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七郡其餘率推其土

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

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爲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爲守否則會盡援絕必爲金人所用帝許之復帝姬爲公主于是賢德懿行

大長帝姬封秦國淑慎長帝姬封吳國

攷異中興小紀書在八月壬寅

攷八月乃石端禮爲靖懿帝姬請復封非始事也

始張邦昌既廢范瓊不自

安朝議以其握兵特詔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理當闕略惟王宗澹首引衛兵逃遁以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此外一切不問以責後效乙丑馬忠爲河北經置使張所直祕閣通判河陽府傅亮赴行在以王淵代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詔自今以絹定罪

竝以二千爲準舊制以絹計賦千三百爲一匹有言絹  
直近高乃改定 丁卯詔河東北郡縣略謂河東北國  
之屏蔽靖康閒以金人憑陵不得已以割地爲名將以  
保全宗社今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兩河之地何割之有  
方命帥遣師以爲聲援州縣守臣有能保一方及力戰  
破敵者當卽授以節鉞應移州稅賦辟置將吏竝從優  
宐其守臣皆遷進職餘次第錄之 諭汝礪爲四川撫  
諭官初汝礪自京師見帝復命爲郕汝礪因對近聞遷  
都之議臣以爲敵可避都不可遷汴都天下根本舍汴  
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于敵矣夫以

諸葛亮之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  
溫者蓋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揭然一方安足  
以當其彊大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  
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帝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奇  
之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  
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陞下  
宐急爲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酖毒之憂帝嘉納之  
戊辰以宗澤知開封府澤間黃潛善等復倡和議上  
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三路爲祖宗基命之地今聞  
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文于兩河蒲解是欲裂前一

統之宏規蹈東晉旣遷之覆轍誰爲此謀不忠不孝臣  
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帝壯之以澤知青州召  
建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李綱言京師根本  
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忠義之士加意撫綏非  
獨外憂且有內變帝乃徙澤知開封府旣而青州民詣  
南都偕畱孝序帝許之 己巳俞向改知陝州向初除  
朝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河南府兼西道都總管代姚古  
也至是以孫昭遠代之朝廷先聞昭遠在陝西就除知  
陝州旣而令將所募西兵赴行在內鄉賊尚虎有眾萬  
餘昭遠破之至南都入見卽以爲河南尹西京畱守西

道都總管悉以昭遠所募兵三千人付張俊昭遠獨與  
蜀兵數百之河南 庚午尚書右司員外郎蘇遲直祕  
閣知高郵軍既至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畱遮境不  
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依舊在任徙遲知婺州汪藻言今  
以士瑗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可使之  
在任以士瑗爲是則倍畱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  
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賞罰如此臣竊惑之願斥士  
瑗以爲後來鄙夫之戒不從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  
子專赦天下籍諸路神霄宮財穀付轉運使充省計拘  
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采者看詳官由尚



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上書人盡還合得恩數諸郡縣  
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都御司量才錄用始李  
綱言陛下卽位赦書不及河東北勤王之師夫兩路爲  
朝廷堅守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義之心  
至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荷戈擐甲冒犯雪  
霜疾病死亾不可勝數倘不加以恩卹後復有急何以  
使人願因今赦竝示德音帝從之唐重充天章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直祕閣劉岑自河東還行在帝問可守  
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  
事鄭驤除直祕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

曾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時軍興之後軍府壁立重乃告  
之于成都府路判官趙開籍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  
長安父老子弟請帝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驥亦疏言長  
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  
灼然乞爲駐蹕之計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  
緡賜兩河市軍需因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  
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于北京河東衣絹于永興軍以  
待支取于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眾是日班  
軍制凡師行鹵掠違節制者死臨陳先奔者族敗軍者  
誅全隊一軍危急而它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

事 乙亥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  
悉募土人有產籍者置武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  
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  
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二百人小縣百  
人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案閱  
未幾復增于閩廣荆湖等路且令提刑按察應募者免  
其身丁 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  
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兇懼時金人畱屯河上距  
京師不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爲  
盜者賊無輕重皆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

日有金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澤  
曰此覘我也命留守范訥械累之間于朝 戊寅汪伯  
彥進知樞密院張慤除戶部尚書李綱言慤以曉財利  
勤幹稱判曹事乃其任也今除太峻未副人望乞稍緩  
之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知至于執政臣固當與聞者  
傅雱遷宣敎郎充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  
周望往河北河東獨未有人李綱言今日之事內修外  
攘使國勢日彊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  
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  
旦暮之忱可也帝乃命綱草二帝表致書宗翰雱遂與

其副馬識遠行 已卯詔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三省

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以受功狀三日

不行罰行賂乞取者依軍法仍以御史一員領其事用

右正言鄧肅請也 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爲藩鎮朝

廷量以兵力授之沿河淮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

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

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

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楊廬

攷異中興小紀作淮西帥治壽春今從綱奏議

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

廣南外總分爲九路

攷異小紀載綱此疏沿河置京畿大名開德府橫海軍京東東西京

西南北陝西凡九路  
與建炎進退志異

每路文臣爲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定行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

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

軍事皆以武臣爲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指

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

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沿河帥

府八軍要郡六軍次要郡三軍非要郡二軍沿淮帥府

五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二軍非要郡一軍沿江帥府五

軍要郡三軍次要郡一軍非要郡半軍軍二千五百人

自帥府外要郡四十

河北開德府棣博州京東藁慶府登萊密州西路濟南興仁府濮州

京西河陽潁昌淮寧府蔡汝州南路唐鄧州永興路陝  
商號華州淮東宿楚州淮西壽春府亳州江東宣江州  
江西虔袁州湖北德安府鼎鄂州湖南衡  
州浙西鎮江平江府湖州常州浙東婺明州  
六濱沂淄濰濟金均房同耀泗眞海和舒蘄濠黃光饒  
信太平吉撫筠永道澧岳復秀溫處台衛州永靜軍  
總爲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  
軍帥府兩軍要郡一將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  
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  
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  
路悉委憲臣措置 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鄧肅論訥  
去年出師兩河望風先遁遂奔南京擁眾自護今在東  
京揭榜有曰今日汴京已爲邊面兩河之地陛下未嘗

棄置軍民效力幾于百萬日有捷音訥乃呼爲邊而且  
日思去計嘗曰畱守之道四戰守降走而已今戰則無  
卒守則無糧不降卽走耳此語大播郡邑非屬風聞漢  
得人傑乃守關中豈奔軍之將可與比乎攷異中興小  
紀李綱素與

訥不協故肅論之攷訥爲大將擁重兵當時並不勤王  
高宗久謂之爲庸人非因與綱不協故也熊克議論多  
不喜李綱  
今不取

疏入遂有是命

金右副元帥宗望還自涼

陘庚辰以寒疾卒宗望首勦南伐之謀兵機神速故所

向克捷旋封魏王後改封宋王諡桓肅

攷異繫年要錄  
作諡神武蓋傳

間之誤也今從金史又燕雲錄云七月二十日太子住  
御寨離燕山七百里到涼澱傷寒病亡金史宗望之歿  
自在六月庚辰非七月也要錄又云擊毬  
目暑以水沃背得寒疾死疑亦傳聞之詞時漢國王宗



傑相繼卒後謚孝悼宗傑宗望皆太祖子宗傑聖穆皇

后所生宗望欽憲皇后所生也

攷異金史宗傑未嘗統師其南伐者宗望也繫

年要錄誤以宗望爲宗傑又誤以宗翰爲宗維蓋由得

之傳問故書名誤要錄又云金主遣使諭宗維止南下

之兵不聽蓋宗維久專權金主不能令唯守虛位而已

案宗翰爲金重臣以功名終寧有專權不奉命之事此

敵國傳聞虛誣之詞不足信要錄又云上皇至燕淵聖

尚畱雲中宗傑間上中興議歸上皇講好宗維未之許

會其死遂中輟案宗望首啟南伐之

謀豈有遽歸徽宗皆傳聞之誤也

詔以二聖未還

郡縣官毋得用樂 辛巳詔沿大河置巡察六使自白

馬濬抵滄州分地以爲斥候 李綱言國家禦戎皆在

邊郡金人乃擾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

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與

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衲衣二十萬尺市  
竹槍箭簞弩椿輸行在帝嘗問綱靖康初能守京城金  
人再至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  
雖渡河而尼瑪哈舊作粘沒喝即宗翰兵失期不至再來則兩路  
竝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圍城始召天下兵  
遂不及事初時金人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中  
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  
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卽位之初將  
士用命其後刑賞失當人盡解體城中無任責之人敵  
至造橋渡壕全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壬午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

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歸左曹以尚書總領

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盡數申尚書

省以宗澤爲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畱守抗疏請

帝還京不聽

錢益復龍圖閣待制充陝西總制使右

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蕃部族趙懷恩特封隴右

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豪髮之得而所費不

貲請求降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帝是其策俾持告賜

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

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允總師防洛口望

風奔潰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自潁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爲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瑋以便宜斬之及是以間獄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猝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去而郡縣之吏亦得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 丙子李綱上疏一曰募兵謂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爲今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而募兵西北河北之人爲金人所擾未有所歸關西京東西流爲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于要害州軍

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日買馬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至其價則須募民出財以助多者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皆許改刺詔京東西河北東路及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黃潛善

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為鎮割隸州郡乃命  
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鈐轄鈐  
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師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  
足以勝車請以車騎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具  
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制兩竿雙輪上載弓弩  
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  
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  
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  
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

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丁亥張所偕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招撫使初上皇北遷龍德器玩皆爲都監王求竊取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帝命碎之時綱每畱身奏事多所規益如論開封收買童女及待遇諸將恩禮宜均一帝皆嘉納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有馬者並赴官委守令籍爲三等以常平封椿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尺爲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爲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俱以度牒取償隄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買及百匹則守倅令

佐遷一官不及者等第推實諸軍團練以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甲中有正四甲爲隊五隊爲部皆有二將五部爲軍有正副統率凡招軍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它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聽支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于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解赴行在皆用綱所請也 諫議大夫朱齊愈疏論李綱謂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東南之馬又不可用至于兵數郡增二千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八  
三  
帝納之 顯謨閣學士翟汝文奏祖宗上供悉有常數  
後爲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郡預買絹歲  
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  
當十之三矧經方寇焚劫戶口凋耗今乞將戶三等以  
上減半四等以下權罷及身丁錢鹽舊有定制其後折  
米而已今悉爲帛臣以爲宜納見直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